白華前稿

白華前稿卷第八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碑記二

宋黎州通判攝州事何公亭堂碑記

清溪縣於古爲黎州州其治北大相嶺亦曰相公嶺嶺高五十里攢厓障天灌木寒陰愈上愈陡劣僅容趾蓋漢王尊叱馭處所謂邛崍九折坂者也將上坂有小關山大關山于往返者再嘗以黎之守先相嶺相嶺之守先兩關山以關系山必有人設關於此其後寖廢而志地家不詳祗以諸葛丞相過此故名相嶺嶺最高處今

有諸葛祠至此敗之忠鮮有問焉者關之所由來安得而考此讀宋史德陽何公元通判黎州攝州事預計備禦以宋能之之命於邛崍創大小關倉及砦屋百餘間親督程役關破從容就死與其難者一門四十餘人然後知公固於此置關閱歲滋久砦盡燬而兩關山之名因仍少列也唐清溪關在大渡河之南大渡河不守則黎雅邛成都皆爲吐蕃所擾宋以大渡河爲極邊黎州之守益重元人由北而南由夷而險頹其將王立劉整梅應春昝萬壽田世顯之徒先後以重慶瀘州定成都降甚且爲之效命黎州彌九丁卯死守於事奚濟而

公百折不回刑于妻子古志士仁人之烈莫或過焉乃
遺迹泯絕惟一統志志公於寧遠府而不忠大渡以南
本非趙宋所有公之死事在此不在彼第使於黎求邛
崍於邛崍求大小關倉而斷壑窮巖炳如皦日千百世
後當表其志而廟祀之予使蜀五年凡墜文軼事冊有
舉詮根末獲祠公而記之碑去年秋奉　命使越巂
四川藩使宛平查公禮敘帑於樂索予文而力任其事
俾清溪之人知相嶺之為邛坂有王尊之事為之徵御
尊之所為忠以公視之奚啻山海之於流壞而同死之
夫人陝子士灘孫駒行從子仲桂皆獲免之子士龍晉

設主祔於祠、有舉而莫之廢焉、爰綜錄其事、爲迎神送神之歌曰、

峽之坂兮峌峴、靈颯然兮黎之風、世食祿兮寧汝降、勝不汝屈兮不可以背、迺宗卹好漢兮侍汝鋒、孺人棲兮兮歸乃同、 鼎卻肉兮茲封豕、殽絕飲兮茲酹醴、紛也舞兮吾民孫子、庶一家兮歆止、黎亦有田兮黎亦有里、靈告徂兮百洽禮、

重立石榴花塔碑記

出漢陽西門一里餘、爲湖武場、場之東、民居鱗次、有地方廣四五丈、碑塔屹然、于向年土人刻畫尙全、此所稱也

宋五行志紹興間漢陽軍有獄誣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臨行刑者插髻上榴花於石隙曰生則可以驗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後秀茂成陰歲有花實今府志以謂姑食婦所殺雞而死姑女訴於官伏婦罪後人立塔花側以表之歲久塔廢明王事黃一道識諸石今石亦不存王君述之民居之圃出私錢為償而其蹟始得復見予嘗念天下之理常者可以推其變則不可方物古之精誠感召其大者揮戈退日刺刀涌泉其小者一草一木臭味不差若田氏之枯荆再榮寇公之插竹成筍較著耳目矣而婦人女子志行卓絕與夫悲憤菀結之氣郎

宋史所載臨海王氏之血書漬石間天陰雨輒墳起如始書時永新譚氏婦血漬禮殿間入甎作婦人嬰兒狀磨以石不滅鍛以熾炭益顯史於婦附以孝稱而不以竝列女傳志之草木之祥蓋既死猶不幸焉然漢東海孝婦所爲孝亦失傳其傳賴以于公一語于公知其冤天之枯旱鑒其冤而當時斷是獄者冤與是婦同益以歎明慎用刑者之難而理之不爽其氣有以取之所由不期敬不期哀而人無不哀敬之也碑之竝在丁酉八月記作於辛丑三月

樂山縣火神廟碑記

樂山故直隸嘉定州境雍正十三年州升爲府領縣七
即州境置縣爲樂山其城枕山帶江舟楫所總葉𥚃坂
雜錯竹瓦板屋簷構若雲衢巷偪不能以丈今年二月
癸巳火五月壬子復火火百數十家其火一二家或數
家者自二月至五月又十餘告權太守湯君大寧迺禳
不懈擇高北門內建火神祠三楹祠成而患始𡨚以予
之按試而捴其役也屬爲文記諸碑曰火者六府五行
之一其利害與水竝權周遂人所掌溝澮皆達川而行
火之政僅職之司爟氏非治水詳而畧於火也古都邑
廛肆之間街陌既廣且墍茨完繕撲滅易以施不至如

川潦之易以患溺春秋書火一書災十一鄭子產徙龜徙祏儆府人庫人司宮登城列道衛之而未詳其所以救之至除於國北祈於四鄘說者以北方大陰鄘積土陰氣所聚又其時元冥回祿備舉禳祀故裨竈謂將復火而卒不驗焉語曰不得已杭城火予讀西河毛氏治火議概念杭之人與官於杭者當萃其法而用之抑成郡火儆數矣凡水能火餉火搭諸器用不具亦不能予使將及火命撤屋三數椽乃止頃六月庚寅暴雨江漲嘉定城不沒者一版水汩汩自門竇入居民避水升睥睨君笠屐邀扞揭郡牓投之江比晡而水退爲言郡城

形勢象炎上不患水而患火火神見左傳註其祀載在令典其地近城坎隅合古除北祈禳之禮後之守斯土者有舉莫廢用以戢和恬養於無窮則君爲民請命之意書之具可風云

枝江縣福山三星祠記

世之人歆於福祿壽三者謂皆有星主之繪之爲瑞圖書之爲吉語而祿壽復統於福矯世抗俗之士起而非之謂星之名多出於緯書惟司祿爲文昌第六星當孟冬獻穀數時秩祀毋廢若角亢之爲壽星特以數所自起居列宿之長福星之名其瀆尤甚然星之象見於天

精氣既聚氣類斯感亦遂各有所主以佑民而垂象故秋分所享之南極老人星不必即爾雅之壽星宋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十神皆天之貴神而首列五福五福所臨無兵疫熙寧初司天言當癸丑甲寅爲災厄之害然五福太一移入中宮可以消異爲祥故十神中惟五福冠通天冠餘皆冠道冠元大德中建五福太一神壇至順中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第漢武之太一以五帝配祀則宜以昊天上帝當之唐之太一特九宮九神之一宋以太一加五福之名是九宮皆得稱太一而又增爲十神擬漢武之太一尊卑固以絕殊其稱五福太

一似祿與壽舉已統之故精氣斯在爲民祈請抑亦亡於禮者之禮焉枝江覆船山枕城西門可以登賦泰君武域令此三年更之曰福山作亭曰福亭作祠曰福星亦曰三星誠以覆讀如福欲使邑之民消異爲祥而更恐愚無知者之勞民傷財募建寺觀故祠之星之王曰用焉而不知其厲民甚殷而其典可數若是也覆舟之名或以形或以事變萬有灘江寧有山丹徒有覆船山若南溪之覆溪改名福溪常熟覆釜山梁乾化中改福山建昌府浙城之覆船山唐咸通中改福船宋大中祥符中賜名福山君願以福其民而邀佑於星之神故亟

更其名即其事多與古合予故徵諸古垂諸後且以塞矯世抗俗者之望云

重建錦江書院講堂碑記

古術序黨庠家塾之制左右相向俱在堂以外後世太學之堂曰彞倫或曰明倫郡縣則皆立明倫堂堂即學也書院與郡縣學不同始於唐盛於宋其堂曰講堂則自漢文翁始華陽國志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廬照鄰有文翁講堂詩是已然亦稱學堂漢書翁修起學官顏師古以謂學之官舍今曰學堂顏有意記翁作講堂左右開溫故時習二堂復作禮殿蓋古以周公為先

塑孔子爲先師以禮殿祀周公孔子圖七十二子象以
精舍居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司儀主事以二堂居左右
生復爲堂授受其業自弟子言之曰學自師言之曰講
今成都錦江書院傳是石室舊址稍東南十餘步即文
廟廟故禮殿其南直府學宋祁稱石室擅翁象在禮殿
右㢈竊疑石闕石柱在堂前室在堂後翁又不宜自擅
象或祁所見即高朕增立者而非翁所立室雖殿堂室
相距不遠而以今書院爲舊講堂則尤信乾隆癸巳予
視學來蜀謁廟畢即登書院之堂巡試既旋秋潦致圮
因檄月奉浙之權臬使顧公聞而依之藩使錢公亟請

於權制府文公廉官錢二百四十緡俾郫縣教諭張顯飭材自灌口集諸生正告曰蜀學盛自翁翁好學遂春秋遣張叔司馬相如等詣京師受業博士還教鄉里宋歐陽修所見翁弟子石柱題名尚一百有八人相如不以經術著而凡將篇小學宗之若張叔即張寬也有張七車之目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聖之心在經經之傳在受在授以孝景之不任儒文翁國向未立學翁振厲絕業所治向風固宜爲循吏首特功以去翁遂足跡未至蜀如司馬遷之於吳公未及詳其名師古復不注至張崇文歷代小志始言翁名黨字仲翁翁之後惟朕最

賢蹤或作跌或作勝紀述遜贜名有顯晦巽同迹有興廢惟其德長以不毀耳我　國家涵濡教澤儒風丕振省會大書院多以仕而已者主之個六年大吏上其名有異者予優叙郡縣學之士升選茲處日計廪月計試摳衣隅坐先經義而後時文先行誼而後進取以聽講副主講之心雖蜀學再盛不難矣予惟書院尊講堂而斯堂故翁之阯爰諮據今古俾審所自來知諸大吏用心若此也堂以康熙四十三年建雍正元年修並建於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時金酉稽誅儲胥星火落成之次將獻囚釋奠焉文公緩慢亭鑲白旗滿洲傅察氏錢公

鋻貢金常熟人顧公光旭華陽金賢人王講則前廣東肇羅道丹稜彭公端淑也、

按董逌以高眹作朕本范鎮東齋記事蘇軾詩石室祠高朕亦一證云僻察氏文公自稱僻查氏亦可補蕭山毛氏制科雜錄察即查也之音義、

潼川草堂書院碑記

少陵以肅宗乾元二年己亥十二月自隴入蜀代宗大歷三年戊申正月去夔自壬寅秋至甲辰春則避徐知道之亂僑寓梓州時也梓之牛頭山有前刺所建草堂、今不可考而城東草堂寺傳是少陵故居乾隆乙亥歸

安費雲軒元龍守是邦，創其半爲文峯書院，庭宇灑落，花木蓊如。在予兩至其地，蓋稍蕪廢矣。仁和沈潽園清任爲守之次年，金酋告俘，乘麾返治於艮門，築室祠少陵，樹碑考其出處，復改廻瀾院曰草堂，繚粉垣，甃石徑，亞曲欄，絃誦之聲，與寺唄互答，士氣殆蒸蒸上焉。成都之草堂，陸游謂一在浣花，一在萬里橋背，即碧雞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之一區而已，非有二也。少陵之酬高常侍曰：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是初到成都，於草堂寺是寓，而李謫仙文選注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山雷次宗學館立寺，名草堂

斯唐藝文志所志陶宏景蕭回理皆有草堂法師傳一
卷者矣成都草堂寺自梁有之少陵居與寺近故其居
亦曰草堂凡見之於詩者如草閣西閣之屬要不得而
目稱今草堂寺之西少陵書院為草堂故址昔嘗繼
少陵居之至書院之名開元初領以學士一人典守祕
籍宋則以之名諸儒講學之所即秦祠皆在是焉少陵
在迹而堂堂而寺寺而書院祀秦祠講學之義未遂彼
鍾山之學館且與草堂寺並傳說謂少陵無二草堂茲
之院當仍文峯之舊切亦為於時閣於古而名跡不以
之日瑯琊且文峯山在郡治南有里郡院其遺若以隔

江之浮圖矗然相值謂象之有麗於文明於義亦無所
敢登斯堂者尚其本忠愛之義說風雅之旨被磨舊起
以翼我學之大成則少陵之所貺已多而亦賢大守廣
厲人材之志也夫

什邡縣方亭書院新建　聖像樓碑

什邡城東祠文昌其殿後有　至聖孔子像銅二鐵一
不知其所自始邑之人議爲樓殿前奉象而懼其非典
後遷寢乾隆乙未春知縣事仁懷任君思正以方亭書
院後有隙地可樓飭工移向所購梁柱而構櫨瓦甃垣
壁之屬捐俸爲之倡其旁列四廂居學者而祀　聖像

樓中從祀者爲二程子程子生潢州邑析潢境故也嘗考舜禹湯文皆祀學學非即廟故曰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東膠又曰凡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凡學春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釋者以先聖若周公孔子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且孔子嘗爲先師而釋奠之禮大抵不於廟於學學廟以孝享學以祭夫有道德而能教人之仁聖賢人漢立孔子廟於大學闕里明帝初以周公孔子並祀郷學魏文帝修舜郷學殿爲堂屋居學者與廟始合爲一唐宋以來郡州縣莫不有學而

莫不有廟、廟之祭古必有尸、而釋奠於學無尸、文翁圖古聖賢孔子及七十二賢象於周公禮殿、殿蓋即廟、宋祥符中追謚孔子文宣王桓圭一、冕九旒服九章、崇寧中冕用十二旒、其時廟中以象代尸、識者不以謂過、至明嘉靖九年、撤塑象易木主、道德之表未由仰測、惟其近乎有合無尸之義、故守之至今、今絕金之制、雖不見於古、而有舉莫廢、文昌乃司祿星、不可以並祀、若書院猶古鄉學、於以奉象其中、釋采奠幣、四時備舉、非如廟祀之必以二丁、故亦不必以木主、學者羹牆發猴、由六經以求聖人之心、而毋狃於俗學、毋域於小成、邑雖小、

即鄉飲儀亦可企矣然則君之心殆文翁圖象禮殿之心其祀之不以廟而以書院者猶之學也猶學禮而記其事如右

枝江縣丹陽書院碑文

選一郡邑之秀肄誦於一區設之師日出長月有課日有廩此古黨庠州序之遺凡郡邑之大夫舉而措之裕如也然游書期會之故或不暇以爲爲矣而力不繼則不如其不爲而又無與於三職之考吏故有書院之郡縣什不過三四焉枝江東漢侯國後爲縣以江沱支分東入大江爲之名曲沃秦君武城作宰是邦政通人和

建丹陽書院一區齋曰種學曰績文曰學古訓曰通世務亭曰麗澤堂曰明道費不下千餘緡皆以身倡率而自爲文碑其堂其大旨言道之明不外父子兄弟朋友而上之達於君臣復屬予記其槩曰史記成王封熊繹於楚蠻胙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自是以還以丹陽爲在秭歸東南者宗懍也以爲秭歸城北對丹陽南枕大江楚始封所都者酈道元也以爲在南郡枝江縣者徐廣也以爲南郡枝江縣故城者張守節也以爲枝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秦破屈匄取丹陽即此者劉昭也以爲楚都丹陽爲此秭歸後徙枝江亦曰丹陽諸

侯遷郢常仍舊名故有兩丹陽者杜佑也而班固漢志言丹陽郡丹陽縣楚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以揚州之丹陽爲荊州之丹陽其誤特甚蓋楚武前有兩丹陽猶楚武後有三郢皆以所都之處仍襲舊名而然特其自秭歸遷枝江章懷已謂其不知在何時至丹水有七其見於漢志及水經者出上雒縣冢領山（商州志秦嶺在州南八十里有澗曰息邪澗丹水所出）東南流歷倉野菟和山出武關（秦南關在商州東百八十里）又東南淅水注之（水出盧氏縣大嵩山）又逕三戶城逕丹水縣故城西南又南逕內鄉縣故城東北（城在今南陽縣西南百里本漢淅縣地）又東歷於中之北皆商於地也其合均水入

漢處謂之浙口亦曰汋口是水爲秦楚間一大川呂覽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殆指是水水北曰陽故楚始都名丹陽劉昭以丹陽聚爲破屈匄處豈屈原傳所云破楚師於丹浙虜屈匄謀攻楚漢中地者而忘之耶故因茲院之名丹陽而抉其異同若夫種學績文學古訓通世務之方集麗澤之益以明道君之言固已深切矣予又何言之有

白華前稿卷第玖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碑記三

重建靈應寺碑記

成都府北門內少南而西一里餘有寺曰靈應殿三堂二廡三廂六計土木石之工萬錢之緡七千五百有奇而吾郡注選府經歷婁縣陸鯤所施七之所募不啻二之其旁為吾郡會城鯤出已錢所為也寺在宋為昭應祠重建於明嘉靖四十三年崇禎十年左布政張法善重修改應若音燬自逆獻乾隆三十一年僧智士得石

佛長尺餘治亦卷二楹越五年
王師討兩金川分南西中三路運饟官運既役民爲之
別募商領官錢運米至軍中負載爲合等磴重阻風雪
徼夏一蹉跌無復生理受雇者卒共逃散商運又各有
指運之地不達即不得私售餽應募先運四千石蕩析
過半三十八年六月木果木之變所運又盡失忽夢神
告以饑濟願師可解遂入寺禮禱起工於三十九年之
冬藏工於四十一年八月自崇諸木就擒以前官私事
無弗了也釋迦氏之教於中土有南宗北宗於外番有
黃教紅教黃教傳自前藏之宗喀巴當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知東土有聖人萬里通款數年始達闡法宏遠紅教傳自後藏之多爾濟以方術行彼道中已爲外道至布魯思古以達爾黨爲道場以色丹巴爲初祖以札達克（詛咒之術）奔布爾（殺戮之術）爲梵行其毒惱尤甚促浸（舊名大金川）攢拉（舊名小金川）之酋衆舉聽命於喇嘛（華言番僧）視唐回鶻可汗與茹單之摩尼其國者殆有過焉彼其紅衣紅帽固已異於黃教之宗乘矣而所爲且紅教所不爲貪忿瞋殺以速其敗亡焚其旅而燬其族轉經之樓演揲之壁（喇嘛寺東西壁皆作不肖之像謂之歡喜佛）凡爲我標毀而駐兵守其中者豈可勝道

哉今臨濟之宗遍中土其上者參禪演偈次者頂禮膜拜最下託鉢於人人不必盡奉之鯤崎嶇戎馬計習勢迫若容之而若施之此滇見詩罪自天天人順助雖半通一命之末昭應不遺而波旬之逍遙思拉_{紅教所之}_{指經名}經曾不足以自保也予於內外典未之聞嘗一再過寺門紺碧照耀祈禳膜至鯤因予鄉人稔冹夫神販之艱靈佑之廣國家懷柔震疊之盛勸神寺中播示來許是則予之不能已於言者夫

四川學院題名碑記

古之時蕃與教合自黨正州長鄉大夫鄉師皆掌其所

治而服屬於大司徒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因其常而施十有二教其時之學者耕且養以游六藝之中學不必有專士教不必有專官風俗成而人材出皆是道也迨其後士與民判而國家不得不設之官漢京師置五經博士郡國置文學掾至宋崇寧初每路設提舉學士一人元各省設儒學提舉二人明宣德間勅遣各省提學官以重其任循及我　朝凡提督學政之官於直隸江南浙江曰學院以翰林院侍讀侍講等官充之餘曰學道並繫以按察司副使僉事之名由六部郎及知府之有資望者推用其後遇缺則請特簡蜀

之稱學院也自雍正五年宋少卿始也其有題名碑也自康熙三十三年周僉事始也予觀蜀之人之始來自四方其野沃衍其耕穫貪天之功其執卷撰試之徒無百金之產者蓋寡若是乎教之易以施而風俗之易以成人材之易以出矣乃其所以爲學者於古無以至焉於今之人又無以勝焉昔班氏儒林傳無一蜀人而王褒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學何武莊遵李業譙元王皓王嘉費貽任永馮信之志行非他郡國所可抗美者文翁之教爲之也翁之官不專於教而教之澤若此其遠則夫其士足以養其官專以教而無澤以貽之將何以

副

聖天子作育之盛心而彷人文化成之治於萬一也予

謭下承之且五年深冀夫蜀學之進於古而樂其職者

之會有其人爰記其姓名里貫並到官之年壽諸碑石

進示無斁云爾 順治年江都陳卓臨汾席教事康熙年

新鄭張光祖丹陽孫允恭被縣張含輝

蠡縣張萃代州馮雲驤桐城江皐臨潼周燦金壇王家

棟秀水曾王孫嘉善陸榮登南樂萬愫武強劉謙廬江

宋衡太倉王奕清海康陳璸齊河王俊江都王詰華亭

廖賡謨江都方觀雍正年溧陽任蘭枝安邑宋在詩天

津周人驥萊陽脩人鵬乾隆年崇仁陳象樞華亭張仕

遇睢州蔣蔚桐鄉朱荃廣城葛峻起鎮洋王箴溧陽史

貽謨安州陳荃鎮紅旂蕭洲博卿額湘潭羅

典閩縣孟超然桐鄉馮應榴南滙吳省欽

四川學院轅門移碑碑記

四川提督學政官廨故巡按御史治也其轅門從廣畝三之一列鹿角五十鼓亭二去思碑十二碑一侵地可二弓自康熙間者四乾隆間者六石理既麁駁或陷且仆每試士提調官學官架兩閣避風雨俾諸吏呼名進涌沓於碑間者千數百人人苦之而不敢請也乃命工移徙他所而爲文記之曰碑之制所以麗牲繫始刻石紀功德漢吏民於其長官多率錢爲之此固長官之賢與古風俗之厚而好古之君子樂得以考史事也唐書言狄梁公所治人輒爲立碑然不著於歐陽氏洪氏适氏之錄白樂天詩曰但見山中石立作道旁碑又曰不

贋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鑄實錄鏞廬雜御留眞濫於
唐而翻信陵何易于之徒反以樂天孫可之詩與文而
傳初不係碑之有無矣今觀康熙間碑辭不必其果虛
而言之不文不足以傳選入碑者大都祇具官閥其字
里或缺焉此之弗傳而碑所稱教思教澤文饒等一二
言顧足傳耶思之必以碑之碑於墓碑於路等耳豈思
之者以路旁無有千數百人而必示此集試之千數百
人以謂傳耶碑矣必其賢矣賢而不念此千數百人之
涌沓於陌且仆之碑之旁而以移徙爲憾耶學政三年
一易耳易一官立一碑少亦什七八更數十百年此縱

橫不半畝之積門尚有餘地耶以去思之碑後之人碩移而去之則立者之不得其地而風俗之厚與其賢固在也爰仿漢人書名必具其字之例且系其貫以期傳後而有考焉

湖北學院堂壁題名記

國家之設官教與養而已養之政雖一渠堰利且數十百世吏之賢者優為之至提學之所以為教惟是評隲高下去取乎應試者之文而其他不暇以為即其所以為評隲亦不能徧及三年受代而應試者之祈嚮固已異焉凡向之高下去取之法什不奉五故學之政不易

言史兆斗之語汪氏琬日子之文章必傳於後顧前時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俱用學使者著稱子當爲是官否夫三人者之著稱固不以學使而以文章曲以吾所聞提學湖廣者言如前明吾郡王氏圻董氏其昌其人皆不必以學使著淺之者不求之於人師經師而第求之文章幷不求之文章而求之學使之官以是爲名名亦僅矣湖廣學道駐武昌而湖南各府縣隸之雍正四年晉學道爲學院置湖南學政而湖北遂爲專使於時廣東之分肇高陝西之分甘肅皆以江南之分安徽者例之其後肇高甘肅復併舊制而湖南北分置至今蓋

由我
世宗憲皇帝軫念湖南士子越洞庭而鄉試於武昌各
置以闈因各提其學至例義大家如熊氏伯龍劉氏子
壯皆產湖北宗風不遠於文易有稟承矧
天子久道化成譽髦無數所以勵士風正文體訓示學
臣者日星丕著矣比因縣令改教職之例疑於重吏而
輕學校　御製改教詩篇示重吏以勉求德化庠序
之教孰敢不先學政一官循其名百不能既其實耳院
署題名碑今少司空胡公所建以併在艮隅無有過焉
者予既請於　朝改湖廣學政印文曰湖北學政因詳

畢里貫官階書之堂壁使畢證不遺備湖北之掌故云

雍正年吳江吳家騏晉綺金壇于振鶴泉海鹽管式龍
上海凌如煥琢成睢州蔣蔚承年乾隆年正黃旗
滿洲開泰兆新錢塘張映辰星指錢塘吳嗣爵樹屏長
洲朱邦綬秋才安邑葛德潤純道溧陽陳大綸紫山昌
平陳浩紫瀾大興毛永燮理齋撫寧溫如玉升亭海鹽
朱丕烈緒叔汝陽胡紹南祇問大庾戴第元正子任邱
邊繼祖佩文仁和胡高望希呂歙
縣洪朴伯初南滙吳省欽冲之

湖北會城移建育嬰堂碑記

三代之禮於養老特詳而地官司徒以慈幼爲保息六之首若孤子與耆老皆得受饗酒正共酒槀人共食遺人共門關之委積象仲春存諸孤以其少而無父孟冬恤孤寡以其爲死事之妻子其他慈幼之政先王未有

聞者始以年豐食足人無棄子男女子初生之三月擇日翦髮咳而名之司民氏辨異其男女自生齒以上具書於版惟少而無父與其父死事者始養之恤之是所謂孤子固非卽嬰兒之失養者人胷前曰嬰兒始生抱胷前乳養之故亦曰嬰嬰而不嬰嬰之溝泡露橫旦夕輒盡民行之不救抑王政之或闕矣今天下府州縣多有育嬰堂官收官養歲計甚鉅武昌府爲湖北會城雍正辛亥建堂於崇文三鋪閱九年移之江夏縣之東自門垣廳事庖福外有屋七間栖乳婦二人乳嬰之初抱至者乳既卽乳之受雇之婦之家每朔次日婦抱嬰至

堂聽驗移印代公詭弊滋起計歲收三四百餘嬰而苦殤者大半乾隆辛丑冬制府舒公撫軍鄭公遊方伯梁公暨觀察張公之議以謂嬰不離堂爲嬰計當先爲堂計堂之入歲千七百餘金皆何所置租息張公既嘗貲之金梁公遂倡移建之費羣力共將不數月而得百餘鹽度廢機局之爲武昌府同知官舍者俾遷他所新而擴之比屋百餘閒閒受一婦或二婦各給其食以時落閉若坊若柵若堂若東西廂司事之長給事之夫稽防覈驗責自丞倅其抱哺於家者差其食名實既稱少有所長舉大學之言使衆祭義之言治天下者放而準之

有是心卽有是政有是政卽有是效理大物博民不夭札彼三代後慈幼之政不過偶與粟帛之賜是舉樂成有司爲他行省取法者特養之有漸而教之無術視學者當用姚耳鄭公旣遷去代之者爲姚公公於梁公爲鄉人而梁公亦　內召將去故美堂之所由成而紀其大凡以諗於舒公其率錢者著之碑之陰

新繁通洩橋碑記

新繁之水之大者一曰淸白江卽沱江在繁爲繁江在郫爲郫江一曰錦水河卽湔水經流郫氏謂郫江左對繁田漢文翁穿湔洩以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頃者也禹

導江東別爲沱沱別出爲湔水其名著自漢志今自灌郫下崇寧名渡船河經彭縣合玉郫河分一支爲錦水河河自繁之西境稍南而東至新都又分爲二以合於金堂峽至清白江相傳以趙清獻渡此得名而錦水河非即錦江且首受沱與湔之流名以河亦失實冬春病涉盛漲時屢有覆溺之告自乾隆二年花藥寺僧戒塵募建錦江橋措木梁板計丈一十有五五年毀於水六年復修廣其丈又五十九年復毀里人陳偉率錢庀舟爲義渡二十三年偉復倡修爲橋其袤視傳璽所創殆倍之毀於三十八年之五月時軍興旁午餽役不暇比

四十一年春金谿平知縣事劉川高君上桂揆度利病輟金是倡俾傅璽之徒慧涵者募之邑與鄰邑之人自十月至明年三月橋成其直三十有八丈廣丈有三尺覆瓦爲屋橋下柱五十有九皆巨木可合抱率私錢四千二百七十餘緡舉事勸衆人和政平君以予忝其興廢之由乞爲文紀其事而改名曰通洩橋謐故繁城在縣東北治改而地未之改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宋史謂郫郫江流江是別出之沱至冰而利始溥翁則收湔水之利於繁事見華陽國志酈氏徵之而目湔洩洩者汗也穿洩以漑繁猶作堋以沃蜀乃酈氏言湔水即呂

忱一云半浣水也湔有浣濯之義故許氏云手澣衣呂氏云半浣衣酈氏所見呂氏字林衣譌爲水故悞會之以爲卽湔水之別名云爾湔之名已淆而澤故未沬民縱病涉當不敵其樂利百世之思惟是利者已忘病者在疚爲政者相民之利病緩急而次第布之不可謂不賢彼慧湔者師其師之遺意以利濟於人在吾儒不無取也而翁之德遠矣

德安試院浙櫃竹籬記

梭試之患在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露體而搜索封彌以糊其口糠有以圜籬有以隔廳有以鐷於

法旣以密矣而傳義換卷易號卷子出外謄錄滅裂諸弊宋末卽已有之第鄉會試之弊責諸監臨提調官彼主文之官不過潔其身而止學使按部巡試三年中歲科兩舉其典較殺其耳目較近有弊習而不以防之則才不才相混而無所於求乃其所以爲防要必自棚舍始提督湖北學政駐武昌而按棚有九歲試始舉例自德安府府城南行院一區堂寢庖湢廨舍完繕惟東西廂舍各後牆逼臨官道邐迤一疎出入皆與去年春太守吾郡趙君枬請支府縣官帑治以續垣需金二千餘議故未決會予歲試至度兩廂地自南而北編離楗木

可斷人迹攔以科試集事今太守廬陵蕭君良玉權安陸令房山張君璘皆以謂使出私錢五萬餘飭材庀工墉如衕如觀瞻頓改郡之人固以知防姦者若是其嚴列郡之風聲益以知求才若必不以苟出是誰膺爭奮於學問之路而日戢其奇袤一籬雖小殆未可漫視焉特竹之壽不數稘鞹莖之是篜羝羊之是觸婦孺所利析而為薪誠有以禁止之有基無壞三年裁修縱不若甄埴之林一勞可冀永逸而成之也不難備之也有具鹿眼離離姦影莫匿後之來者事半功倍必與有斯志矣夫黃岡之竹樓馬退山之茅亭祇以不勞不費取便

游觀而從而記之況吾政在是而闕焉無所聞於後也勒諸石以俟仍之者之引据云

靈應寺惜字庫碑記

古文字之體至簡而取用至繁漆以爲墨刀削以爲筆小方大冊以爲紙汲冢魯壁之所出數千百年有存者後世易以楮翰利用於官私成之易而棄之遂不甚惜至鏤版印賣得書者不藉於鈔幸而插架不幸而覆瓿而糊窗試語以先王之道古聖人之靈而問者若無所與焉以予所見官府公廨閭閻措焚字之庫若鹽而老子浮屠氏之宮殘巾破衲攜筐檢拾紙字乞一溢之

米蓋毀棄文字之禍與夫福田利益人信而奉之將所收者不能以博而其計又不足以長久術計其長久而託之於老子浮屠氏之宮儒者皆有取爾矣成都亟建之靈應寺予往嘗記其衞寺之旁甃瓶爲庫聚紙字其中焚之其法於四城月雇二人因地撿拾每朔望納紙字一石於月之三六九日日買紙字一石計月焚紙字十三石盛灰於甕沈甕於江於寺僧責其成於會首經其費歲費錢二百八十八緡而皆母其息於吾松陸龥所捨之千二百緡日引月長齋鉢在是凡疾苦失業之徒得一斤紙字易十錢亦何憚而不爲而福田利益毀

棄文字之禍來此寺者且惕然有省於其中吾知古聖人之靈先王之道由末見本若啓若翊彼覆說猶循之無虞抑其粗迹焉已寺之址志謂故昭應寺以王褒祀碧雞金馬神得名然碧雞坊爲南門之第四坊則昭應坊亦當在南予前記姑沿舊志並識之以俟審定

鳳臺呂氏家廟碑記

今刑部郎中呂君元亮與予同舉進士同館選洎君改曹司來蜀贊北路軍饟備兵川北道他軍饟不繼告及君復赴君守龍安金川平君自以從軍久未習外吏事請復改曹司返成都撥銷軍需事會予歲杪指縣乞記

其家廟之碑記曰呂氏世處汾州明初諱發祥者始遷澤州即今鳳臺縣治再傳至封朝議大夫成章成章生山東僉事贈光祿寺卿黃鍾候選州同知應鍾應鍾生大英大英生維純維純生谷是為君父也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有家而其子孫或以官若字若封邑為氏故女子稱姓男子稱氏氏之大宗必立自始有爵與始遷之正嫡子其餘同高祖者祇推四世嫡長一人為繼高祖之小宗大宗無子立兄弟子次及族子為後小宗則否蓋古無後之小宗皆從祖祔食宗必有氏氏必有家家必有廟先王尊祖敬宗而立廟之禮不下庶人

以其非家非宗故也迨宗法廢壞卿大夫不盡立廟士庶少有皆者反僭爲宗祠或家祠同堂合饗不復審其非禮第以蘇氏父子異居兄弟相訟之說校之彼亡乎禮之爲禮亦使民忠厚而易治焉宋中原西北之民俗有東南所未逮也呂之望於宋東萊於明新安君之始遷祖於禮得立宗光祿卿與君皆起家進士又君祖君父積學累行爲明經爲高才生爲鄉大師節縮脩脯爲祠屋於舍東謹於禮而不以云廟君終鮮餘祿方思歸教其鄉以筆舌所贏拓一二十楹率族子之才者讀書其中以成其材以竟兩世未竟之緒蓋君之家至君再

盛廟亦待君而成彼外吏得有家者多不復計此計之而力不足則若以外吏之祿無可餘而京朝官祿有餘不知君之爲此將取辦於筆舌之間而不繫尋官惟所爲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即出處不可期而有其志不患不遂其事也故豫爲文識之而俟異日之銘廟器焉

白華前稿卷第十

南滙

記

勅諡忠義漢前將軍漢壽亭侯華陽墓記

鬼神之情狀其精氣聚於廟而葬直以形體故古不墓祭墓之以衣冠始於司馬遷封禪之書及漢時用叔孫通議衣冠藏原廟者月出一遊若以是聚精氣其不得已而號復以葬或所在思慕以日用佩御之物多為封樹據今考古垂信來葉采風者蓋有責焉今華陽南門外萬里橋之左傳有張桓侯墓考楊慎四川總志無之

惟言前將軍關侯墓近惠陵先主以衣冠招魂葬而康熙丁亥楊甲仁碑言巡撫能仁贖於里戶而復之蓋亦幾湮蝕矣按帝以建安十六年留鎮荆州二十四年十二月遇害鍾繇尚書宣示帖稱權十月表捷係初據江陵虜士衆妻子時事帝既遇害權以首送曹操以諸侯禮葬其屍見三國志注所引吳歷先主恩若兄弟招魂號復者情事所有至桓侯遇害在章武元年六月閬中祠與墓曾豐嘗記其碑而地志失載曾記若帝墓則趙忭成都古今集記序曰衙聖寺有榜曰關公墓後得孟蜀僧仁顯華陽記知廟在衙聖墓在草場蓋自世代變

移地名謂之如建安五年曹操表封漢壽亭侯屬武陵郡荆州刺史所治至蜀漢之改漢壽乃建安十九年先主取蜀後事非帝所領封是跡亦未一至則要惟是志在春秋匡復王業不幸為孫權所禍歷世至今威靈顯爍官立廟則日武廟與文廟均尊戊子四月省欽撰進加封冊文循故事云其追封為忠義神武靈祐大帝上親御丹毫改其字作謹此固大聖人齊莊中正之盛心而非光日月塞天地之志氣則亦無以致此帝史謚壯繆今勅諡日忠義廟祀遍天下神亦如水在地中茲基之傳

雖不及當陽之墓之著而自宋及今時時顯世之續靈蹟錄文獻集者夫有所徵信也嗚呼兩京四百年豐沛南陽從龍者里墓渺若先主艱難末造鼎足僅分帝墓至今傍惠陵東稍南而諸葛武侯䕶靖侯趙順平侯姜襄平侯諸墓遠近而列樵蘇禁采不期敬而人敬之非直漢澤之深且長抑春秋之志也而貌廟者能無昭事哉

安陸縣賈墓瘦詩亭記

當塗青山之北有李白墓南即賈島墓鄭谷詩所云幽魂應自慰李白墓相連者也賈為范陽人李東陽弔之

有百里桑乾繞帝京葬來詩骨青山瘦之句是房山賈島峪亦有墓焉乃其卒於普州葬於城南安泉山其載孫綽所爲墓志李洞則曰旅葬新墳小釋宏秀則曰死葬蜀山根賈墓之在安岳無疑也墓域今尚無恙錢塘徐君觀海以郡丞攝令是邦封樹展禊復結亭於其前名之曰瘦詩而乞文記其事按新書賈初爲浮屠名無本韓愈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不第韓集有送無本師歸范陽詩作於元和六年辛卯之冬以會昌癸亥賈卒之年計之賈時三十有五而嘉話錄言賈於馬上練句不覺衝韓尹第三節韓尹京兆在長慶癸卯與賈

相識且十餘年安得有銜節敝擁之事若摭言言賈騎
驢吟落葉滿長安之句唐突京尹劉棲楚被繫一夕始
釋第劉尹京兆在敬宗之時島年且五十其事恐與劉
無與也至遺史言無本居法乾寺遇宣宗微行於賈案
取詩卷覽之賈攘臂奪去既而知之亟謝罪乃除長江
簿摭言又言賈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尤肆侮慢武宗訝
之授長江簿夫宣宗嗣位在賈殁後三年而武宗即位
之初賈已爲長江惟文宗常惡進士浮薄落第授簿咎
或有之此新書以謂坐飛謗以謂誹謗也夫賈之詩
特詩之一體賈詩之瘦特賈詩之一體昌黎一稱其勇

再稱其狂由怪變而造平淡雖其行誼政事無可傳而遺墟緜於地志佚事錯見於他說樵牧尋一不得志於時之士可問而自振焉夠學道愛人以經術飾吏治其儒雅風流爲後賢所企慕者當何如也吾是以樂徐君之所爲而勉其所可至者有以信今而傳後焉爾

施南府學明倫堂記

古釋奠先聖先師必於學學不必有廟漢立孔子廟於太學廟猶統於學也後世有孔子廟乃有學如府衞州縣陰陽學醫學皆稱學而實不立學惟儒學有官有學生其明倫堂卽儒學官莅事之所督學使者按部至謁

廟訖次詣府學坐堂上集諸生講四書然後扃院畢試事故府學視州縣學分均而與特鉅施南故施州衛乾隆元年改衛爲恩施縣割夔州建始縣改忠尚高羅木柵東鄉忠建施南六土司爲宣恩縣散毛東流臘壁大旺卯峒漫水六土司爲來鳳縣唐崖龍潭金峒三土司爲咸豐縣忠路忠孝沙溪三土司爲利川縣置施南府其衛學改恩施縣學而府未有學三十六年置學省宜昌府訓導爲施南府訓導故他府曰儒學印施南則曰儒學記其制特大與州縣學記之辨其形者不同予以四十六年九月視學至設棚伊始睽睽喁喁若以府學

額山錄文章八武章四爲喉省發與明倫之義告之曰倫之爲言類也理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倫之目也後儒以中庸五達道爲五倫毛氏奇齡力排其說是蔑詞人習氣無與於聖賢理道之大也今五者安有所爲人舍親義別序信五者安有所爲學以五者爲之紀而詩書禮樂之迹與夫仁義道德之旨馴而習之使自得之此朱子於王十朋守夔時書其學堂之額曰明倫爲聯乎學者之全能而曾王諸學記累千數百言曾未足以與乎此也予往時按夔求朱子舊堂額而不得乃江南諸學堂多摹朱子手蹟懸之施南雖邊庠誠

知所以明之而毋趨於速成毋憚於力學其文行有異者不難升諸太學彝倫之堂而府學之額亦將有以廣之者亦勉之而已爰記之而屬訓導李宗汾榜諸壁

宜昌試院爾雅堂記

宜昌之東湖縣故彝陵州州屬荊州府雍正十三年郎州悅改縣益歸州及州之興山巴東長陽三縣又改容美五峯二土司爲鶴峯長樂二州縣並屬宜昌府乾隆二年知府李元英知縣何廣廷於城東南建學院行署堂寢棚舍視他府特宏敞何之集試於荊之士不重勞而至府稱便利焉然而距省遠視學者三年一至至則並

歲科試施南來附試者猶宜之向附試於荆自今年施
南亦令行按督學者程途遠而宜之政益簡僉鶴峯長
樂設學且十年自今年亦得設廩膳增廣名額士氣益
昌嗚焉廣厲爰進諸生堂下而告之曰峽口故用武地
其文物之著自歐陽公所稱何參始然城北之爾雅臺
傳自郭璞雖在寓公跡斯尚也璞父瑗守建平即今歸
巴東與山建始地攷湖志固已言之而庾仲雍荆州記
言璞嘗作臨沮縣晉臨沮今南漳距此不二百里江賦
敘峽口形勢特詳即遊仙詩青谿千餘仞者亦在郡境
茲臺之名梁任昉述之宋樂史陸游並著之非若嘉州

之爾雅臺在今樂山縣者僅見宋王象之輿地碑目及蘇轍詩不足據也爾雅固非必周公所作而爾有麗訓雅有正訓爲小學之入門予嘗疑內則數與方名之名當指文字蓋古云一名即今云一字孔子教弟子學文猶今所云識字與博我以文之文不同自漢犍爲舍人之爾雅註不傳而璞註最古彼何洵直字文攷南豐集有勅何洵直太常博士制其同時之胡洵直字德孺廬陵人請改陝州印文從陝以別陝西之陝州當時幾其不識字焉則小學之不通誤之爾府之籍博士弟子者可千人童試者不下千六七百人誠返之於學而無一名一義之不得其所歸則大小雅之

林不難於此見之遂引境有至喜亭而朱慶基復爲歐陽公作至喜堂之例名其堂曰爾雅以別於亭望而附於臺其前之爲是堂者其見於篇凡以補志所缺遺云爾

江漢書院院長題壁記

室有牆垣曰院今官御部寺司監之外有翰林都察理藩諸院宋釋氏之居亦曰院院與以書自唐集賢殿書院麗正殿書院始書院即書庫書院學士直學士即修書校書之官宋元以來凡名儒講學之所後人輒立書院聚生徒其中師以致仕官與夫山林高隱有道德之士謂之山長自身心意知之體禮樂政刑之用朝夕授

愛服習之視提舉學校之官徵發期會尊而不親者其
集益甚倍蓰焉而書院之師弟子亦或出廩庾所餘緡
刊遺籍流播海宇世謂之書院板求藝如此本行可知
嚮學如此秉教可知江夏為湖北省會其書院之見於
志者四芹香濂溪東山今皆廢惟江漢尚存此外有所
謂令庭者則以居童子科其通籍高才生由監司以上
賞拔者始得升肄此院院之長督撫主而聘之其地故
近文昌門明督學錢塘葛寅亮講學所設順治間移忠
孝門內省欽街御史舍求院長題名不得得康熙間黃
安張氏希良金壇王氏汝驤楙初知嘗長此慨然念其

人與文而地志例不書人事又日改變弟子之終老於是者不復感其教其達者或感爲某先生之教而感之又不必舉之使學者能樂其名而敎益尊矣使教者自顧其名而學乃益親矣近者祗奉

詔旨凡省會書院師六年以上著有成效者准予引對優敘減以書院之師與學校相表裏故若此其重也康熙間自張氏王氏外俱莫考雍正間可考者祇一人用是略遂取近自乾隆元年後長是院者之姓名具書於左方其監院官司諸生出入儀節及餼廩之支領頗類古提舉之職附榜於楣冀江漢之人文日起云爾

郿縣青蓮池記

荷之莖曰茄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蓮者房也房相連也北人以蓮爲荷故荷可該蓮然亦直謂之蓮管子五沃之土生蓮是已蓮有素有丹有黃有碧有青法華經至謂隨喜讚歎口中常生青蓮香其可貴如此青蓮之卽太白也洪景盧曰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獨自稱青蓮居士而文人未嘗引用然太白答湖州迦葉司馬亦有青蓮居士謫仙人之句其里居所在或以爲隴西或以爲山東嘗于圖以爲生獨鄉之清廉鄉一說青蓮鄉故號青蓮居士青蓮之爲自有而因爲李有也

固也郡之城枕山帶水民病汲汲汫井六七尺距土背數十丈歲火無所救當夏潦水自後山下谷應激射廣坊街廬舍無數同年李敬堂集治郡之五年即縣東北隙地恭以民地四畝償其租而遂爲深池潴水受潦民害用蠲中有泉歲旱不竭溉稻數百段涉夏及秋田田亭亭衆以識諸名其池曰青蓮而未有記夫蓮之青吾不敢知而名是池隱以姓是池千百年後安知不諉以爲蓮自太白者惟其跡亟無窮則其心亦亟無窮以吾記其所由來又安知讀吾譜吾者之不以青蓮爲清廉也池作於乾隆甲午記以辛丑夏五作

澂藝堂記

六藝有二以才藝言禮樂射御書數是也道之末也以文藝言易書詩禮樂春秋是也道之本也道顯而爲文文之精者存易書詩禮樂春秋故曰天之未喪斯文又曰博學於文又曰游於藝孔子弟子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藝之爲言如六穀之種之可以養人而通之節以致治劉歆總羣書爲七略一輯略二六藝略凡易十三家書九家詩六家禮十三家樂六家春秋二十三家類以論語十二家孝經十一家小學十家而總曰六藝班固据之以志藝文其言有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

一藝三十而五經立後世經傳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然則東京之世經與藝且猶互稱其後經之名尊而視藝愈下不知藏記經解篇與學記之言雖經皆漢儒所綴開漢以前祇謂之藝彼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掌之保氏與孔子所言道德仁三者成上成下殆逕庭矣戡子友衡偕予二年每談藝聊渙然若冰之泮於旭而豁然竹之迎於刃瀕歸休寧請予記其堂曰漱藝夫子之所談槃帨之求工而金石之厲響於先聖人之藝若乎未有當也然唐宋大家文必求之

六經之旨即辭賦小道於汝未尊而魏晉文士猶知通經爲重故孫興公以兩京三都賦爲五經鼓吹陸機之文爲中說所取當機作文賦時年止二十亦以漱六藝之芳潤爲言自六臣以保氏六藝詁之而乖離喪志去道愈遠吾不謂禮樂射御書數之無與於道而謂禮樂射御書數之竝無與於文誠求先聖人之藝術而習之優而游之衆芳之與蘭蓀餘潤之與淫液其於文當日工而因文即且見道吾以是歎選理之貴熟精而藝之時義大也

得樹軒記

應城於春秋爲蒲騷齊置縣今隸德安府南北百里東西九十里其民淳其俗愿無顯僧掉磬之習明陳士元心叔著書數十種百數十卷書不存其目尚載史志其子階日涉編十二卷世尚有其書往予與程進士大中遊多其好讀書詩若文有根柢有家數以予所見楚士大夫未能或之先也同年王君少林嵩高來楚有年爾治劇縣小瘝復起令此及三稔即署後隙地支俸錢八百緡不足又疏以私錢百餘緡庀工飭材芟茅夜掃瓦礫所院宇向陽結三楹曰得樹齋軒左爲福室其右翼以廊循廊折而北復西有屋三其最西曰竹深樹淨舫

舫故無竹而池可荷池廣三仞長倍半之其艮隅有泉二竇別自洩叢涓涓暗輸不汎不晷一碧不可噘舫南砌甓作龜脊編籬作虎眼雞西竟有亭如笠受三四輩絃酌亭北卽池極南亭之南廢圃楯且坦黃花散金小桃六七株映其畛澹治脩脩髣髴野人邨聚出亭循籬而東可數弓卽軒前也雜花四綴罌粟苗沃然被畦少林言去年夏盛開若雲錦軒與牆時牆西南扉焉時夫人服輿便出入諸子歎養志之難也所徵服與軒乃潘岳五十時閑居所爲宜以蹇於進取不得已而優游養拙託之孝乎惟孝君子所不取少林未四十而祿養未

五十而即祿養之地爲園其養志豈邑可比乃不著園而著軒若自比於高明之居覽者抑以知政通人和之效矣辛丑三月二十日予假館就宿風發雨竟夕樹大者不二園故無標者記之以塞其請云